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十一

南菁書院

詩古微一

邵

源默深著

齊魯韓毛異同論上

漢興詩始萌芽齊魯韓三家盛行毛最後出未立博士蓋自東
京中葉以前博士弟子所誦習朝野羣儒所稱引咸於是乎在
與施孟梁邱之易歐陽夏侯之書公羊穀梁之春秋並旁薄世
宙者幾四百年末造而古文之學漸興力削博士今文之學然
肅宗令賈逵撰齊魯韓毛異同六朝崔靈恩作毛詩集注皆兼
采三家使其書並傳切劘六義羽翼四始詎不羣燎之燭長夜
眾造之證疑獄也哉鄭康成氏少習韓詩晚歲舍韓箋毛及鄭
學大昌毛遂專行於世人情黨盛則抑衰孤學易擯而難輔於

是齊詩魏代卽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唐宋尙存新書藝文志
崇文總目猶載其書御覽集韻多引其文而久亦亡於北宋物
極必反情鬱思申於是攻毛議序者亦起於北宋不揣其本兩
敗俱傷天之將喪斯文也夫何怪歟辯生於末學言止於歐與
要其矯誣三家者不過三端曰齊魯韓皆未見古序也毛詩與
經傳諸子合而三家無證也毛序出子夏孟荀而三家無攷也
請一一破其疑起其墜以質百世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
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該括章旨故訓詁所及會全詩
以歸一貫然攷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而水
經注引韓詩周南敘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韓
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芣苢傷夫有惡疾

也黍離伯封作也蝮螭刺奔女也溱與洧說人也雞鳴讒人也
夫穆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鐘刺昭王也賓之初筵衛
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樂美宣王之
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歎
征役也閟宮有恤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與毛詩首語
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魏人習齊詩其上
林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其爲齊詩之序明矣劉向
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
南大夫妻作行露爲召南申女作邶柏舟爲衛大夫作碩人爲
莊姜傳母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傳母作
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視毛序之空衍者尤鑿鑿不誣且其息夫

人傳曰君子故序之於詩黎莊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且三家遺說凡魯
詩如此者韓必同之韓詩如此者魯必同之齊詩存什一於千
百而魯韓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規疊矩三人占則從
二人之言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有之三家烏用見毛序爲哉
程氏其何說之詞王氏引之曰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
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
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與毛卷同而志
言毛詩經故二十九卷者毛以詩序別爲一卷與三家之序冠
各篇者異也今魯齊二家序不可攷韓詩序則楊震傳引蠅蝻
篇御覽引黍離篇皆以序與經文連引則知不別爲卷矣而毛
又分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故今詁訓傳爲卷三十也案王氏
說於漢志似符而於新唐書志又不合且韓詩邶鄘衛分合不
可知則以序二卷與十三國
數之亦適符漢志之數也鄭樵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

禮未盛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

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攷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
皆舍三家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小
雅四始五際次第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二子乘舟載馳黃
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說騶虞樂官備與
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采薇非文王伐玁狁與
尚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第與樂章合其不合諸書者安在而
毛詩則動與牴牾其合諸書者又安在顧謂西漢諸儒未見諸
書故舍毛而從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語以作史記何以宗
魯詩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羣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
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
班固評論四家詩何以獨許魯近左傳由賈逵得立服虔作解

而達撰齊魯韓毛詩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
卽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
家言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五經異義論鬻制論鄭風論生
民亦並從三家說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
意實以魯韓爲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自廢則鄭荀王韓之
易賢於施孟梁邱梅賾之書賢於伏生夏侯歐陽韓詩外傳賢
於韓詩內傳左氏之杜預注賢於賈服而逸書十六篇逸禮七
十篇皆亡所當亡耶至錢氏大昕據孟子勞於王事不得養父
母爲孟子之用小序緇衣篇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爲公
孫尼子之用小序則不如據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
夫子用小序之爲愈也梅賾之僞古文書其亦三代經傳襲用

梅氏耶鄭氏其何說之詞

葉氏夢得謂漢文章無引毛序者惟魏黃初四年詔曰曹風刺遠君子近

小人毛序至是始行於世陳氏啟源駁之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爲川魚麗序班孟堅東都賦大德廣之所及爲用漢廣序不知衛宏續序多剽取經傳陳言卽如首篇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卽穿鑿論語

齟齬詩義何論其他

馬氏端臨曰譬之聽訟毛詩其左證到

案之人也齊魯韓其逋亡無證不到案之人也今所存魯韓遺說如以關雎爲畢公作以柏舟爲衛宣夫人作後儒皆不從之夫同一魯韓詩也他敘可從而關雎柏舟之序獨不可從乎應之曰詩三百五篇篇自爲案各不相謀三家詩有亡逸者有到案者馬氏但就其所到之案虛公讞之可矣且其未到之案或可連類旁證比例互知者亦有之矣今以其有他案未到者并其見存左證之百十案一切置之而惟毛詩一面之詞遂不煩

他證不問是非虛實一切直之可乎關雎畢公柏舟衛宣皆後

儒耳食道聽之譚非三家本旨各詳別篇

四始義例篇
邶鄘衛答問

特馬氏

聽訟之未審耳馬氏又曰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
可攷其刪佚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攷如其言是聖人
折衷六藝衡鑒貿然惟以序說爲去取然狸首新宮之屬當以
序不明而置之矣其所存二雅諸序當必與禮樂相表裏乃大
雅正篇莫一詳其樂章之所用何耶十三國之無正風與燕蔡
莒許杞辭之并無變風旣皆以序不明而置之矣則所存諸國
之序當必可爲詩史乃國風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諡
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爲刺其君其大夫而無一諡號
世次之可傳會又何耶其明白者安在其出國史者安在馬氏

其何說之詞姜氏炳璋曰漢四家詩惟毛公出自子夏淵源最古且魯頌傳引孟仲子之言絲衣序別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語則又出於孟子而大毛公親爲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邱伯傳魯詩於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于夏矣韓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於孟子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故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詞也至釋文引徐整云三國吳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辭倉子辭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敘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

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
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
傳魯人大毛公夫同一毛詩傳授源流而姓名無一同且一以
爲出荀卿一以爲不出荀卿一以爲河閒人一以爲魯人展轉
傳會安所據依豈非漢書自言子夏所傳一語已發其覆乎以
視三家源流孰傳信孰傳疑姜氏其何說之詞劉子駿讓太常
博士書曰漢興詩始萌芽至孝武皇帝然後齊魯梁趙頗有詩
禮春秋先師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風或爲雅或爲頌相合
而成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
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
而非往古徒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

心或懷嫉妒不放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深閉固拒欲以杜
寒餘說絕滅微學豈不悲哉禮失求諸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
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白虎通
義曰異說並行則弟子疑焉天喪斯文未墜于地擇善而從多
見而志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所
受而已不識墨守諸君子其何說之詞

齊魯韓毛異同論中

甚哉美刺固毛詩一家之例而說者又多歧之以與三家燕越
也夫詩有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焉有說詩者
之義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義焉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達而止
不計聞者之如何也卽事而詠不求致此者之何自也諷上而

作但蘄上寤不爲他人之勸懲也至太師采之以貢於天子則以作者之詞而諭乎聞者之志以卽事之詠而推其致此之由則一時賞罰黜陟興焉國史編之以備矇誦教國子則以諷此人之詩存爲諷人人之詩又存爲處此境而詠己詠人之灋而百世勸懲觀感興焉請舉三家詩例與毛詩之例質之今所存韓詩序自關雎蟋蟀雨無正那頌四篇爲美刺外餘皆自作之詞新序列女傳載魯詩諸序亦無一篇爲美刺詩以言志百世同揆豈有懽愉哀樂專爲無病代呻者耶然毛以二南皆美文王后妃之化而韓則以漢廣爲說人汝墳爲辭家茆莒傷夫有惡疾毛以變雅皆刺幽厲而魯韓則以抑及賓筵爲衛武自儆白駒爲賢者招隱是三家特主於作詩之意而毛序主於采詩

編詩之意似不同而實未嘗不同也三家於關雎本義既有齊
詩匡衡之疏韓詩外傳子夏之問與毛詩同而復有關雎刺時
也之序見美周者卽以刺商焉小雅鹿鳴常棣等篇既有鄭君
儀禮之注韓詩夫移之序左傳富辰引周文公之語與毛詩同
而復有周大夫彈絃諷諫及國語召穆公作常棣之說焉商頌
既以爲正考甫作以祀先王與國語同而因其樂作宋襄公之
世復以那頌爲美宋襄公焉詳商頌發微篇秦風車鄰駟驥小戎皆襄
公追錄其先世之詩而毛序爲美秦襄公正同一例詳秦風答問是

三家雖主作詩之意而亦閒及編詩奏詩之意似自違而非自
違也毛序雖以采詩編詩之意爲主然衡門序云誘僖公而傳
則以衡門泌水爲賢者隱居樂道宛邱序云刺幽公而傳則以

子斥大夫他如抑傳無刺厲王之意楚茨諸傳無刺幽王之意
考槃雄雉詩傳無刺莊公宣公之意涇縣胡承珙曰羔羊鵲巢
之功致也麟趾關雎之應也騶虞鵲巢之應也皆合眾作而推
其義例可見序詩者與作詩之意絕不相蒙作詩者意盡於篇
中序詩者事徵於篇外是毛傳仍同三家不以序詩爲作詩似
相牴而非相牴也本三例以讀全詩則知芣苢兔置標梅漢廣
皆男女民俗之詩而推其止乎禮義則以爲文王后妃之化焉
雄雉伯兮君子于役本室家思其夫葛生本寡婦悼亡君子陽
陽本遭亂招隱而推其怨曠自傷之由則以爲刺宣公刺時刺
晉獻公刺平王閔周室焉簡兮北門考槃白駒隰桑皆賢者自
寫其情相匡以義而推其野有遺材則以爲刺不用賢刺士不

得志刺莊公使賢者退處刺宣公幽王焉綢繆自敘其新昏蓼
莪鵲羽自傷其父母還與盧令自夸其畋獵谷風黃鳥我行其
野自責其朋友昏姻而推其征役刑政之失時風俗恥尚之失
所則以爲刺晉亂刺時刺荒刺宣王幽王焉崧高以贈申伯烝
民以慰山甫抑及賓筵乃武公自儆小宛乃兄弟自相戒而推
本於中興之任賢板蕩之憂禍則一美宣王一刺幽王焉蓋古
王者既命公卿獻詩以爲雅樂猶恐下情壅於上聞又於每歲
孟春羣居者將散則行人振木鐸以采詩且使老而無子者求
詩於巷黨之間鄉傳於邑邑達於國及五載王巡狩則與太史
太師同車命太師陳之以觀民風而國史錄其世次是以王者
不窺戶牖而知天下比其音律明其好惡則有加地進律之慶